

话剧演员经常谈到我写的散文,他喜欢朗读,录音下来,设法转给我听。这是很意外的喜悦,我听了也把喜悦传达给他,后来就认识了,成为朋友。

他熟悉我散文里的常见地点,知道我当知青时的农场砖瓦厂,旁边的一条河,他说他儿童的时候在那河里游过泳,河水很清,有很多鱼。

那条河叫中心河。它的确中心,农场在其两岸,左岸,右岸,河水往东,是航道,也是灌溉,而且还是风景。农场的风景很少,盐碱地,长不出滚浪稻浪和棉花,四处的田菁和芦苇便是后来想念起来的诗了。田菁是改良盐碱地的,那时的芦苇,却要被纷纷伐去,伐去它们,垦出新田地,又依然不容易稻浪滚滚,棉花地里稀稀拉拉。

诗常常是被伐去、砍去、丢弃的东西,后来想起来,才被抒情。

事情也只是事情,能够被写成一篇,一本,才是故事。

他是跟着父母到那儿的,父母是话剧演员,在那儿劳动,他就跟来了在那儿玩。那时不再演戏,都劳动,音乐家、作家、画家、舞蹈家、魔术师……也在那儿劳动,四季如衣,偷偷吟诵陶渊明。

我没有看见过他游泳。其实是可以看见的。他游的时候,我可能正在烧窑,站在窑顶,眼下就是河。夏天,加完了煤,我会坐在窑顶的敞开着,吹着南面的海风。总会有一条水泥船停在河边,是来运砖瓦的。一个戴着草帽的知青女生在发货,认真地在本子上记下数字。可是我又怎么确定没有看见过

春天的花各有各的惊艳,也只有那个桐花,总是那么不显眼的,默默地开着。世间的花,何其多,可牵心动念,让人思乡念人的,偏偏是这桐花。

桐花树下,是小脚的奶奶,手拿着笤帚扫啊扫,边扫着边念着,“你看这一夜风刮,又落了满地的桐瓜瓜花!”每次看到这桐花,就想起那个无比亲切的“桐瓜瓜花”,就像无数人都在郑重其事地称呼你的大名时,忽然听见那个亲切的“妮儿”的小名一样,你才知道,那才是你此生的温柔乡,无关盛名,只关至情!

花开繁盛,清香扑鼻,蜂扰蝶舞,让乡下寂寞的日子也多了些欢欣热闹,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奶奶也还健康,抱着孩子坐在门外的石头上看着满树的桐花,也想象着关于未来的美好,数着一朵朵花开。“啪”的一声,一朵桐花掉下,砸在肩上,新落的桐花依然不失姿态,小喇叭一样地好看,老了如小孩的奶奶,拿起桐花,塞到孩子的嘴巴里,“甜!”嘬一口再嘬一口,祖孙二人玩得不亦乐乎,然后就是一阵畅笑,原来是孩子尿了裤子,尿了奶奶一腿,尿还净了一辈子的她,竟然还笑得那样忘我,如今想来,就是桐花盛开的那样的姿态,自然而然,顺乎天性,受了感染的孩子,也咧着嘴,手指着桐花树,忘情地

想起来才抒情

梅子涵

呢?看见过,忘记了;看见过,忽略了,不是也可能吗?

所以我就决定说我看过了吧。

我还看见了抓住了他抓住了一条大鱼,紧紧抱着,可是鱼挣脱了,飞快消失。他望着旋而平静的河水,好像丢失了整整一个兴高采烈的世纪。

他爬上了岸,坐在田菁边的空地上,猛然看见了我,大声问:“你看见我抓到那条大鱼了吗?”

我说:“可是它逃走了。”“我抓到过的!”他喊。

“你是抓到过的,那条鱼快要和你一样大了!”

“它好滑啊!”

“因为河里是它的家!”

“你会写一个故事在广播喇叭里播出来吗?”

“你怎么知道喇叭里的声音是我呢?”

“我听说过你和戴草帽的姐姐说过话,声音是一样的。”

戴草帽的女生是一个真正的资本家的女儿,长得是最标准的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模样,住在洋房里,收敛起那个年代不容的娇柔,认真微笑着,假装着什么都不在乎,但每一天却过得并不马马虎虎。

我这么编着我的看见,编着和游泳女孩的说话,编的可能正是一个美好的确定。小说里的故事,舞台上的戏都是这么想着编出来的,生活里的盲区,空缺,就被填补了,读着会令人迷恋艺术,憧憬浪漫精神,相信童话。

桐花万里路

郭江妮

桐花树下,手托着他的爷爷小奶。一季季的花开花谢,已让他们日趋苍老衰朽,可是,情依然爱如昨,再远的路也阻隔不了亲情。孤独的老人、思乡的孩子,连接他们的,是万里路上的惦念相思。《子夜歌》云,“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心似双丝网,结结复依依。”一如此刻,桐花正盛,满树满地,相思不歇,情义绵长。

第一次知道静安现代戏剧谷还是2010年,那年京沪高铁刚刚开通,受邀和田沁鑫导演一起参加由静安现代戏剧谷举办的首届壹戏剧大赏。当天参加活动就领略了现代戏剧谷的大阵仗,街道两旁悬挂的道旗营造出了节日的氛围,也提示了静安以戏剧作为文化标识的理念。

在壹戏剧大赏之前的任何戏剧活动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多来自华语一线的业内人士,大陆港澳台海外,机构掌门人,编导演台前幕后济济一堂,以最轻松最热情的方式相处。我第一次见到台湾当代戏剧的代表性人物李国修老师就是在宏安瑞士酒店大堂,国修老师安静地坐在沙发的角落里非常不起眼,我们是从盗版碟上看过国修老师的《三人行不行》《沙姆雷特》神采飞扬的表演,之后,在台北参加国修老师追思会时,脑中一直浮现的还是在静安戏剧谷和国修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后来知道那时候国修老师已经生病了,国

我是迷恋、憧憬和相信这些的,所以那时烧完了窑,就坐到麦克风前去播音。那个最最简单的广播台,我说着一句句雄辩或抒情的句子,田野间的高音喇叭传出去回荡。我尤其喜欢自己写出文学,不是高级的句子,故事也幼稚,但是确信自己被感动,田野和天空就都会感动。

我相信话剧演员也听说过我的播音,他如果说,没有听说过,那么我就对他说,你明明坐在岸上,亲口对我说,听见过喇叭中我的声音的,而且还希望我写出你抓到一条鱼的故事。他没有办法,恍恍惚惚,将计就计,好似恍然大悟地说:“我听说过!你的声音好似空中话剧!”

他的意思一定是指我的普通话没有后鼻音,在空中被风吹走了。

谁能确定没有听说过、看见过呢?说听见过、看见过不是也很好吗?抒情需要相信,缥缈也是真的。

他后来成为话剧演员,登上舞台的次数比父母多了许多。剧场的墙上,他的剧照常常被他自己的新剧照更换,优秀也风流,演的全是虚构故事。

他演《黑鸟》的时候邀请我去看。几十分钟的台词独自说,几乎正好是一节课的时间,不打一个格楞。其实不可能不说错几句台词的,却像黑鸟飞过,根本不见身影。现在的演出,应当是没有一个躲在暗处的提词者的,错了,忘了,都依靠无缝的敏捷,演话剧,辛苦也严谨,艺术的尊严和高贵在这儿被保护着。他把父母做的事情继承得很好。一切都美妙。

笑着。

那个桐花树下撒尿的孩子,身在万里之外,可是心永远连着家,思着乡,许是思乡之盛,画下了桐花树下手托着他的爷爷小奶。一季季的花开花谢,已让他们日趋苍老衰朽,可是,情依然爱如昨,再远的路也阻隔不了亲情。孤独的老人、思乡的孩子,连接他们的,是万里路上的惦念相思。《子夜歌》云,“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心似双丝网,结结复依依。”一如此刻,桐花正盛,满树满地,相思不歇,情义绵长。

修老师非常想把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大陆观众看到。2018年我把国修老师的《三人行不行》做了大陆版,算是对国修老师的一个慰藉,而这个契机就是戏剧谷给到的。

2011年,田沁鑫编导、我制作的《四世同堂》在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壹戏剧大赏获得年度大奖,海璐拿了最佳女主角,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奖的分量来自专业和观众的双重认可,在揭晓刹那大家都紧张,候选的作品同样优秀,给到谁都是一种幸运。

之后田沁鑫因为话剧《青蛇》获得壹戏剧大赏的年度最佳导演,我因为话剧《风华绝代》获得年度最佳制作人,颁奖嘉宾组委会特别安排了田沁鑫颁奖,在戏剧谷的舞台上收获了荣誉和友谊。在戏剧谷获得的奖项也是我特别看重的。

夜光杯

家乡有未曾晤面的文友说了好几次,啥时候回乡请你喝酒。我说,滴酒不沾。那请你吃肉,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文友经营着一品香驴肉馆,三句话不离驴肉。我说,我食素。那香烟总是抽的吧?我说,二十年前就戒了。文友颇为失望,挣你的钱真不容易。我说,我的钱花出去也不容易。

素食已经两三年了,基本上不吃肉。有时候一桌子全是肉菜,也只好无奈地屈服,因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素食的好处,除了省钱,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体重轻了,脂肪明显减少;二是身心踏实,基本上不失眠,也极少再有一些漫无边际的妄想和躁动。从前照镜子,总觉得脸上油乎乎的,现在,油光消失了,素面朝天。更为奇妙的是,体重靠近七十公斤便停住了脚步,不增不减了。

常有朋友笑话我,你活着还有啥趣味呢?我也打趣,你活着只有这些趣味吗?笑归笑,挖苦归挖苦,我依然如故,朋友也依然如故。改变一个人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何苦费心,不过,生命的自我觉悟倒是不难,机缘一到,刹那之间,因为鸡蛋从里面打破才是新生命的诞生。

那条河我也游过。它的最宽处有些湍急。我是从小会游泳的,家里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个游泳池,是夏天小孩和大人一起下水的地方,院子外的人也可以买票游,我还帮了住在别处的同学买过票,他们后来写进作文里,抒情道:夏天过得多么快乐啊!

所以在这大得多的河里游,我可以从容地仰在水面,看看天空,看见飞鸟和海鸥,看见一群野鸭子呼啦啦停落芦苇荡,天很蓝。我游了很长一段路,然后慢慢游回来,在浴室换好衣服,往窑上走去。戴草帽的女生看见我:“你游泳了?”多年以后,遇见她在电视台当主持的表弟,他说:“我听表姐经常说起你。”

生活是异常奇妙的,总是一个个的意料不到。

她站在河边发货,水泥船开来又开走,看见过河里的小孩吗?

如果看见过,那么后来来看话剧演员演的话剧,电视剧,电影,怎么可能联系到是那个河里的小孩呢?

平凡的生活其实也神秘,追踪不了,难以辨认,模糊、朦胧都美。

在电影《爱情神话》中,话剧演员演老乌。

有一天,我奔跑于一座荒山野岭,见漫山翠绿,茂密蓬勃,心中忽然就被阳光照了个透亮,想到那些被一些有着巨大贪欲从而丧失良知的人弄来的各种荤肉,豁然开朗,素食不是更健康吗?于是,生活有了一些不动声色的改变,努力让自己

素食的理由

沈俊峰

吃得更像一只兔子。

许多朋友心存疑虑,为我担心,营养跟不上吗?影响寿命吗?每次都要滔滔不绝解释半天。其实,明代的株宏在《竹窗随笔》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种种谷、种种果、种种蔬菜、种种水陆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饼食、饵之、盐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谓千足万足。”这么说吧,天地间供人食用的植物太多了,“千足万足”,人又能凭着巧智,将这些食材或做成各种烘烤类糕点,或加入盐醋调味,或用煮烤方式烹调,做出各种各样的可口食物,如此丰富的食物,营养已经足够。关键的是,这些食材生长天地间,吸收大地养分,承接雨露霜雪、

老乌把他和索菲亚·罗兰的爱情故事说得完全像一个神话了,听着他说的的女朋友们,一个个几乎都快爱上了他,后悔怎么从来没有发现他有如此惊悚的魅力,他却突然一脸不正经地宣布说,刚才说的全是假的。

大家都骂他“这个赤佬”!

可见,神话,童话,都不只是一种剧作般的引人入胜,人们是愿意相信的,希望自己是主角,帷幕别拉上,所以当作家,当话剧演员都很好。

在中心河两岸的时候,话剧演员是小孩,我烧砖瓦,都没有理由预料后来。童年玩耍,年轻奔放,玩得欢畅水就清澈,空中的声音更是心里的回声,神话、童话都是为我们写的。我愿意相信老乌说的爱情神话。

砖瓦厂也有一个男生叫老乌,戴草帽的女生后来嫁给了他,他们的爱情不是神话,而是完全真实的,他是一个热情澎湃的人,生活得扎扎实实,女生天天靠着他的肩膀。

农场的很多平房依旧在,我去那儿游玩,看着会想到,它们是草帽女生哪一天发货的砖瓦砌盖起来的呢?



郁金香 (水粉画) 吴运宜

闻闻味道也好(外一则)

詹政伟

不懂收藏,却喜欢老物件。喜欢老物件在于它们能唤醒过往的一点一滴。存在记忆里的过往往往是靠不住的,容易虚构和混淆,只有老物件才能用真实的细节告诉你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给了你充分想象的余地。

有时候,想象让我们能过上美妙的生活。所以,我愿意去闻闻老物件,让它别致的味道冲击一下我的鼻尖。我愿意相信,味道是真实的。

天气预报

住在乡下,很自然地就和大自然住在了一起,于是对于天气预报,也就不那么重视了,因为它不重要了,也可有可无了。不像住在城里的人,越来越关注天气的任何变化。

戏剧谷给到的契机

李东

和戏剧谷的缘分以为就是来参加的活动,和老友新朋聚会,了解行业的动向,商谈合作的可能,直到2019年底受邀参加静安区委宣传部和文旅局关于建党百年创作选题策划会,开启了和静安戏剧谷的深度合作。这个合作是一个“意外”,直到今天我仍然有些恍惚,在2021年静安现代戏剧谷开幕式上上演以中共二十大为题材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静安区丰富的红色资源和戏剧基因,用戏剧形式做一部献礼作品再合适不过,这也是戏剧谷第一次委约创作,这是一份巨大的荣誉和信任,但也是一个不允许失败的实践。我最能担纲此剧制作人,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选择。也正是这部剧在上海为期10个月的创作,让我真正了解到静安戏剧谷开风气之先并能持续深耕的密码,以理想情怀为动力,以专业务实为方法,全程保驾护航。几次因创作的难

度准备放弃,都被暖心的鼓励和切实的帮助化解,直到2021年4月23日大宁剧院首演前日静安出现零星疫情,在是否取消和延迟演出的时候,又是领导敢于决定,在做好保障预案工作的前提下计划不变。《辅德里》首演成功,当观众散去,现代戏剧谷的幕后团队和《辅德里》的创作团队在舞台上拍了一张合影,让戏剧谷幕后团队站到舞台中央,这张合影我特意洗成照片摆在书柜里。在静安现代戏剧谷这个舞台上,有一群人高扬理想主义旗帜满怀热情地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传递着戏剧的力量,我作为其中一分子感受到的是极大的满足。

2023年的静安现代戏剧谷,我和牟森导演合作的由莫言老师作品改编的话剧《红高粱家族》会在美琪大戏院上演,续写与戏剧谷剪不断的缘分。

十日谈

我与静安现代戏剧谷

责编:殷健灵

静安现代戏剧谷最大的成就,莫过于让“戏剧生活”的理念深入人心。